

这是一部中国近代30余年的历史，从抗日战争后期一直写到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大约60年间的历史。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也走完了人生60个春秋的崎岖道路。

王一同 著

人生路上

RENSHENG LUSHANG

人生路上

【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王一同 著

RENSHENG LUSHANG

人生路上

【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路上 : 全 2 册 / 王一同著 .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 2013.12

ISBN 978-7-5034-4372-5

I . ①人… II . ①王… III . ①回忆录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2436 号

责任编辑: 刘 夏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 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9.7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 (全二册)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续 序

《人生路上》(上)稿草成,因为年老体衰、精力匮乏,就此停笔了。后来,我又将书稿打印了一些,送请我的老师、首长、领导和同志、同人、同学诸君批阅,征求意见。

薛礼忠老师阅完上稿后即回复我八个字:“字字是史,句句如实。”炎黄学院院长孔宪宾教授读后来电话说:“这本书是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真实写照。”被中国教育界誉为“淮海大地上一面红旗”的原淮安市教研室主任潘煦源先生说:“想不到一位普通的教师,竟有如此经历和遭遇。”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朱铭佐先生在来信中说:“你让我知道了许多历史事实。”原涟水县朱码农技站站长梁茂平农艺师对我说:“我是流着眼泪读完你这本书的。”七十六岁的周士昌先生跑到我家问:“什么时候能看到你的下集?”如此批语,扑面而来;鞭策之声,接连不断,不但让我十分感动,而且叫我欲止不行、欲罢不能了。我不得不从僵卧中挣扎起来:下集不完、不能停歇;生命不止,绝不住笔。于是,我又义不容辞,再操电脑;竭尽全力,写完全稿。

《人生路上》(下)写有《流水华年》、《夕阳耆年》、《繁星暮年》三个部分。笔者写从农村中学调入城市中学开始到退休之后共三十余年的亲身经历和亲见所闻:笔者落叶归根,人生渐尽;国家改革开放,百业中兴。因为水平有限,笔误在所难免,诚请大方赐教,以报读者厚爱。

在此,笔者除对为本书提出宝贵意见、建议的诸君深表感谢之外,谨向不辞辛苦为本书批改、校阅的江苏省涟水中学金玉老师、原《淮安日报》主任编辑丁驾龙先生再致不胜铭感之意。

目 录

人生路上（下）

流水华年

初进二中	001
三个第一	008
三次掌声	016
两张照片	026
浪花飞扬	034
零的突破	043
沉痛教训	049
“农转非”后	057
安居工程	069
高级职称	078
酒乡鹭歌	087
梦圆大学（上）	096
梦圆大学（下）	103
手足断折	110
三个校长	121
欢度夏令	133
烛光摇曳	143

老 G 一家	152
倒转乾坤	162
“秋官”三月	170
走为上计	182
效命郑中	192
大宝挺好	204
老树新枝	213
会务小记	224
二虎争雄	237
弱鸟新伤	246
一言九鼎	255
春梦惊魂	263
特级教师	277
卸职归里	286

夕阳耆年

逼上梁山	294
大运河旁	304

人 / 生 / 路 / 上

瓜洲寻访315

烟花三月323

炎黄大学333

沉舟侧畔343

闸畔救人351

十八相逢361

夕阳争辉369

繁星暮年

繁星暮年379

流水华年

流水百折往海注，华年再踏人生路。

驻足师长教士地，岁月峥嵘有几度？

初进二中

1990年2月5日（星期一），清晨，我迎着刚刚挣脱严寒的朝阳，骑着我自己的旧凤凰牌自行车来到涟水城，信步走进了涟水县第二中学的大门。

这所学校地处涟城北门。校门东边挨着县公安局的大楼，再向东去是县法院和县检察院。校门西边是县教委的办公大楼，校园与县教委的大院毗邻。出校门向西走最多二百米，便是涟水城内最热闹的一条大街——襄奔路。沿襄奔路向北走，不到一里路，就可以到达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北门闸广场。学校位置适中，交通便利，环境优越，加上满眼的俊男靓女，那正是“锦绣繁华地，过客梦中天”了。

我一进校门，即准备上课，因为今天第一堂就有我的课。这对于我来说是关键的一课，因为关系到我能不能在这里蹲下去，能不能在这里立足的大问题。入班前，我首先去见我的顶头上司——年级组长嵇老师。嵇老师对班主任说：“这是你们班的新语文教师——王老师，你带他进班去吧。”班主任说：“他自己不会去吗，要我带着干什么？”看来，人家对我不太欢迎的，我还要人家带着干什么呢？自己去找就是了。不就这么大的学校吗，还能找不到？

我找到教室，便大踏步走进去。这个班的学生还算不错，在我进门的瞬间并没有给我先来个“下马威”，并没有如人对我所说：“二中的学生滑得很呢！学生对新来的教师，没有不给点颜色看看的：新教师第一次进教室的时候，学生会在教室门上边放一把扫帚，让教师一推门进去便被砸个正着，引得哄堂大笑。”全班同学们一下子站起来，睁大眼睛看着我，并不嬉笑。我则回之以礼，请大家

坐下。同学们坐下来以后，我不忙讲课，先向全班同学微笑一下，既不自我介绍，也不打开课本，而是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课题，然后转过身来，用目光扫射一下全体同学，接着便讲起课来。

我很清楚，在这里讲课，再也不能用在原来的学校里上数学课时的那种口气讲话了，更不能讲方言，一定要讲普通话。因为，这是县城中学的语文课堂，语文课堂不讲普通话还能叫作语文课吗？语文教师在课堂上不讲普通话还能叫作语文教师吗？我讲普通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学生时代，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获得普通话竞赛全校第一名。这一堂课，我必须在新学生面前露一手，不然，以后的课怎么上呀？我由于准备充分，熟悉课文内容，不看书讲课，一直讲到要读全文的时候，这才把课本打开来。下课后，同学们议论开来了。有的学生说：“这个老师课上得太熟了！不要课本上课。”有的学生说：“这个老师上课比毛老师好多了，不像毛老师一嘴全是土话，难听死了。”下一课快上了，我不能再站在这儿听了，便赶快离开教室，到办公室去。

我快步走进了初一年级办公室。因为我不知道哪一张办公桌子是给我坐的，所以见到空位置便坐下来再说。忽然，办公室的门“呀——”的一声，一个打扮得非常时髦的女人走了进来。一眼瞥去，这个女人穿着笔挺的紫蓝色西服，梳着流云般的丽发，眉是描过的，唇是抹过的。我听见有人恭敬地喊她什么主任，但没有听清楚。她一进来便往我对面的椅子上一坐，笔直地坐着，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我被她盯得很不好意思，全身冒火，如坐针毡，简直不敢看她一眼，只好把头“坑”下来，看着桌面上的疤痕。她把手上的一张纸条往我面前一放，指着纸上的字问：“王老师，这个字怎么读呀？”你说，第一次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问道人家“这个字怎么读”，有意思吧！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她是专门来考我的。

我看了一下这个字，写得潦草，叫我一下子认不出来。但是，我是绝对不能说认不认识的。我努力地辨认：这个字写得既像一个字，又像两个字。左边是一个“日”字，右边是一个“华”字，前边还有一个“王”字，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吧？我随口轻轻地说：“王——日——华——”她眉头一扬，站起来，什么话也没有说，走了。我都没有来得及去送她一下。其实，这是一个不常用的汉字，是不规范的简化字——“晔”，过去的字典上没有，现在有的字典上有了。例如《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增定本〕上，“晔”字的简化字是“烨”字，而《新华字典》上的“晔”

同“烨”。我说这位女主任来考我，考得也真够绝啊！

当天下午，初三语文教研组姜美平组长又来到我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我们打算最近举行一次初三语文统考，请你给我们出一份试卷；考120分钟，卷面100分，其中作文30分。”组长说话语气坚决，是不容推托的。事实上，我也不能推托。我不能说“我没有教过初三语文”，更不能说“我在乡下教的是数学，教语文那还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只能说：“组长要是不怕我出不好，我就出出看吧。”我问组长：“什么时候要啊？”组长说：“愈快愈好，最好在星期三之前，星期四考。”这可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但是，既然已经答应了人家，就不能不和人家兑现。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把卷子按时交给人家呢？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有办法了。人愈是在危急的情况下，往往愈能想出平时想不出的办法来。

当天，刚放晚学后，我立即骑着我的旧凤凰牌自行车直奔河网中学而去，那是我刚刚离开的学校。我到校以后，立即去找老唐先生想办法。老唐先生是教初三语文的，我与他共事五年，虽然相处一般，但请他帮这个忙，他应该是不会推辞的。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内与人闲谈。我请他出来，一同到他家中，向他诉述了我的紧急情况。他说：“哦——行，你星期三下午来拿卷子吧。”于是，我匆匆告辞回来了。

周三，我从河网中学取来试卷，交到那位语文教研组组长的手中。组长看了一下对我说：“出的还可以，就是不容易拉开档次。”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神秘地调动工作，神秘地离开河网中学，神秘地到涟水二中去上班，河网中学的领导已经很不高兴了。因为我没有参加河网中学的开学预备会议，周校长罚了我十块钱，我已经是无路可退了。因此，我来到新学校是林黛玉初进荣国府，“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绝不能有半点差错，绝不能叫人说半个“不”字来。

校长对我说：“学校没有宿舍，你自己想办法。”因此，我只好自己想办法找地方住宿。好在我的大孩子在这里读书，已经有宿舍了，我便和他挤在一起睡觉。不久，我与儿子同住学生宿舍的行为感动了我的老同学朱培根。朱培根是学校的管理员。管理员在学校里虽然算不了什么干部，但是有实权的，管理员最大的实权，就是想办法调整职工宿舍。他对我说：“校门口的小车库被我腾出来了，给你住。”于是，我喜从天降，终于有地方住了；虽然我住的地方是学校的一间旧小车库，但是，当年和我一起调进来的教师，我还是第一个在学校里有住处的。

这是一间平顶见方且紧靠学校门口的独立的小屋子，内径东西2.2米，南北2.25

米，总面积计4.95平方米。你千万不要小瞧这4.95平方米的小屋子，说实话，要不是得到老同学的帮忙，恐怕还弄不到呢？我赶快把在河网中学读书的万强兄妹转到这里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钻进城里来教书，不就是为了他们读书吗？他们兄妹来了以后，我又把他们的妈妈也接来。小屋虽小，却解决了我们一家人吃住的大问题。更可喜的是，我们终于在这儿有一个家了。

小屋子内并排摆着两张单人架子床，是从学生宿舍里弄来的。老大和老二各自睡一张上床，女儿睡一张下床，我和妻子合睡一张下床，一家五口人都有床睡觉了；我在两张架子床中间放了一张小桌子，既是我的办公桌，也是给孩子们自习用的。车库内有一道5寸宽的夹墙，把车库分成两个部分：里面一块是我们的卧室，外面一条是半米宽的夹道，夹墙中间有一个小门连通里外。我们在夹道内放上煤炭炉子、碗筷、菜刀、锅勺之类——这便是我们的厨房。夹道外面，有两扇开放的大铁门——车库的库门——保卫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家。我们在这间小小的车库内，一住便是八年，一直住到校舍改造，小车库被拆了以后，我们这才搬到学校后面的职工宿舍区去。

我刚进来的时候，校内的熟人很少，可数的三四个熟人当中，宋贯周算一个。他是学校的司务长，和我同乡，我们是在河网水利工地上相识的。那时候，我在乡里当水利工程师，老宋刚刚从部队退伍回到地方来。乡里每次搞水利时，大队来弄河工，叫他跟着跑工程。他因为不懂工程，便经常跑来问我，于是我们便熟悉了。老宋警告我说：“你才来不懂，这城里人和乡下人就是不一样。城里的事要少问，得不问的就不问。你在大街上看到人家的小孩子跌倒了，千万不要去拉起来。你只当没看见，走你的路。你要是去拉，弄得不好，就沾到你的身上了。”我听了这样的话，虽然不敢完全认同，但也不敢完全不相信。因为，我们家的大孩子去年寒天在这里学绘画的时候，在大街上被人家当众敲了一回，孩子被人家敲的时候，也是无人过问的，可见，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在这里，也得改一改爱管闲事的坏脾气。少说为佳，明哲保身吧！

不几天，我家烧饭的小炭炉子夜里不见了，不知道是被什么人拿走的。拿走了我家的小炭炉子等于抄了我的家，因为我们靠这只小炭炉子做饭，没有炉子就没有办法做饭吃了。我忽然想起宋司务的话来，是不是妻又多问了别人的事情啊？她说：“没有呀！我怎么会去问人家的事呢？”我说：“你再想想，不然，人家怎么会抄了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是你得罪什么人了。”她终于想起来，对我说：

“我昨天问过保卫科的人，吃冰棒的钱由谁给。”原来是我们住进这间小车库以后，我的老同学见我全家五口人全凭我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生活太困难，便给我出了个主意，叫我们在小屋门口卖点棒冰。一开始，小生意还真的不错：每天都有不少学生到我家来买棒冰，连校园内的住家户也有人来买。这些来买棒冰的人大都是给钱的，唯有一个保卫科的人，来拿过几次棒冰，就是不给钱。他们每次来拿棒冰的时候都说：“下次一起和你算账。”个把月下来了，却就是不来算账，一直赊着。昨天，当这个人再来赊棒冰的时候，妻子便说了一句：“你好几次账还没算呢！”于是，当天夜里，我家就遭了劫——烧火的炉子和做饭用的钢精锅子一起不见了。我埋怨她说：“你就不能灵活一点吗？你也不看看是什么人来拿棒冰的，怎么能对什么人都提钱呢？”

不久，我听见校园里有人说我闲话了，说我是“冒牌货”。那一天，大概是星期天，学校不上课。下午，校园里有很多小学生在玩耍，我正从东大楼中间的过道往后面走去，想到同轨的韩老师家里去玩玩。刚走过去，碰到了几个小学生，这几个小学生都用奇怪的目光瞅着我，其中一个小男孩指着我说：“他是‘冒牌货’！”我认不得这个小男孩，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更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说我。虽然小孩子的话大可不必计较，但当我听到这种称呼时，心中总算明白了一点。最近的一次教职工会议上，正在会上讲话的一位副校长，讲着讲着，不知道怎么又扯到我的身上来了，用低沉的口气强调说：“王一同同志，原来是在农业系统工作的。”我不知道要好好提出这件事干什么？我告诫自己：随他说去吧，不要去想，不要多问，反正现在已经是二中的教师了。我干我的工作，干出点成绩来给你看就是了。

开学一个月之后，初一年级组举行学期第一次语文统考，统考后按照学生考试成绩排名次。虽然我的课上得还算比较顺利，上课时并没有学生捣蛋的情况，也没有听到不好的反映，学生学习学得也还不错，但是考起来怎么样呢？却一点把握也没有，我不能不担心了。同人对我说过，“三个班级考试，你最好考第二，既不能考第一，也不能考第三。考第一和倒数第一的日子都不好过，中间的日子最好。”我虽然懂得这个道理，但是，我哪能有这个能耐，三个班考试，每次都考第二呢？又有人对我说：“不体罚学生还行吗？”并且说：“学生是属黄牛的，不打不拉屎。你不打，他就不好好学。学生不好好学，你就是教得再好，学生也考不出好成绩来。”但我从来是不敢随便体罚学生的，尤其是对城里的学生。这城里的学生和农村的学生不一样，大多数娇生惯养，你千万不要随便去碰他。你

不要以为家长对你说过，“我家不护短，孩子不好，老师你直管打”。你要是真打了人家的孩子，恐怕人家的话就不是这样说了。但是，“不打考不出好成绩来”，这又怎么办呢？而且，这第一次考试，对于我来说，又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千万不能考砸了。于是，每天下午，我抓紧时间看着学生复习功课，常常看到放晚学以后。我的女班主任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在办公室内当着我的面和另一个女教师说道：“人家就是会考，没见人家花多少时间复习，一考起来就是第一。不知道人家用的是什么绝招？”班主任的这番话似乎是专门说给我听的。“要想学生考出好成绩来，就得有绝招”，是什么样的“绝招”呢？

于是，我去找那位漂亮的女主任，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在办公室内“考”我的那位主任，她负责初一年级的这次统考。她的家住在校外不远的地方，在一条街的一条小巷子里赁屋居住。我找到了她的家，厚着脸皮对她说：“我初来乍到，对学生的情况不清楚，复习重点把握不住，这次考试肯定考不好。我考不好，自己受影响事小，还要连累领导人，就不好了。”这位女主任还没有听完我的话，便知道我的来意了。她二话不说，随手翻出一份样卷来，往我面前一放，对我说：“你看看，这是样卷，不过，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我赶快把样卷拿过来捧在手上，貌似漫不经心地浏览，其实是在强记试卷内容。我的记忆力还是可以的，只看了一遍，试卷的大体内容、重点、题型差不多都记在了心中。我看后把试卷交还给那位主任，同时说了声“谢谢”，赶紧逃一样地离开了。诚然，我这次去，当然是不会空手的，因为人家有小孩子，多少得带点糖果去。

第一次考试，我教的初一（2）班语文考试班平均成绩，不但名列年级第一名，而且比年级第二名高出了好几分。这简直是奇迹，班主任高兴了，学生当然也高兴了，校长更加高兴了。在统考总结大会上，张校长大声说：“王一同老师教的初一（2）班语文考试班平均成绩 83.5 分，年级第一名，比第二名高 4.7 分。”说了一遍，又重复一遍。于是，会场气氛热烈起来，不少人向我投来一片异样的目光。有的目光似乎在说：“王一同还是可以的嘛。”有的目光似乎在说：“不是‘冒牌货’啊！”有的目光却似乎在说：“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呢？”

统考后不久，一位高中部的老教师，在事先并不和我打招呼的情况下，忽然来听我的课了。对于这种做法，假如是在我原来工作的学校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而现在是“人到矮檐下，谁敢不低头”，此一时彼一时。我是在人家的圈子里，在人家的手底下工作，只好随他去吧，尽力上好课就是了。

这一堂课，我教孟浩然的五律《过故人庄》，在讲解诗句中的“鸡黍”二字时，我为了让初一的学生容易读懂，打了一个比方说：“‘鸡黍’是农家待客的家常饭。例如，杀一只鸡子，做一点玉米饼子，农家有的是。”学生理解了，但听课的人却听出问题来。他听完课以后，当时并不对我提出不同意见，而是到领导人那儿说开了。说：“太俗了，‘鸡黍’二字怎么能说成是鸡子和玉米呢？……”我不知道这里的人听了课，是不是都要这么做。其实“鸡黍”二字古意本指鸡和黍：《论语·微子》中就有“止子路宿，杀鸡黍而食之”一说，因为语言进化、词义引申，后来被泛指农家的“家常饭”。我打这样的比方，不过是为了通俗一些，让初一的学生容易理解，并不影响译义。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浅释“鸡黍”》，并且发表在全国中语会课堂教学研究中心编的《语文教学论文选集》上。

又过了一个月，期中考试到了。校内人都知道，期中考试是一个学期中教师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因此，一到期中考试，大家都紧张起来。好在我经过了上一次统考，心中有了底，估计这次期中考试，我教的班级语文成绩不会太差。但我忽然又想起了同人的教诲，有了上次的全校第一，这次就不能再第一了，这样才能说得过去，这样才能“日子好过”一些。

期中试卷仍然是由那位漂亮的女主任出的，我再也没有先去问问试卷的形式，而是凭着平时扎实的教学功夫，坦然让学生参加考试。可是，在考试的时候学生作弊成风：就在我监考的那个考场内，考生也敢偷看书、递条子、交换试卷、对答案。我发现，坐在考场中间的一个学生，只要摸左耳朵，大家就选A；摸右耳朵，大家就选B。学生们都在理所当然地作弊，似乎被训练过一样……面对这样的考场，我确实是无能为力了。如此情况，比比皆是，我能怎么管呢？我即使想管，又怎么可能把所有考场全管起来呢？随大溜吧，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吧！

不过，学校对批改试卷的要求却是很严格的。学校规定任课教师不得批改本人所教班级的试卷，要求集体阅卷。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教师在阅卷时仍然大显神通，改卷作弊手段是五花八门。有一位女教师直到今天，已经过去多年了，还和我谈起当年考试作弊的手法来。她说：“某某人一考过试以后就说大话，说他教的班随便考考，分数也不会比别人低。有一次期中英语考试，我查卷发现人家班上试卷的第一题全是先选择A，然后把A涂了，再填上别的答案，这就是学生做给教师的暗号。教师改卷时一看，就知道这张试卷是自己班上的，这还不好办吗？结果，人家班级的学生每个人都比我们班学生的分数高，你说能

不得第一吗？”怪不到每次考试成绩一出来以后，就会有教师为学生成绩而争吵不休。而且我也亲眼看到一位教师在改卷一出来之后，就把所有的试卷抱着往教务处跑，要求学校复查。

我虽然来二中两个多月了，但正式调动的手续还没办过来。手续没有办过来，你就不能算人家的正式人员，学校也不好给你发工资，你还得到河网中学去领，这也太麻烦了。我得想办法赶快把“调令”开过来。可是，这“调令”是宝贝，不是容易开的。怎么办呢？校长对我说：“你不能去找某某人吗？某某人的老婆不是农业局的吗？”到底是校长的水平高、看得远，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于是，我沿着领导人给我指点的门路出发，几经周折，终于拿到了《干部调动通知书》。拿到《通知书》以后，立即办理了正式调动手续。

我捧着盖有教育局鲜红大印的《干部介绍信》直奔校长办。毛秘书见了我，笑着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二中的正式一员了。”今天，我回忆起当年如何从农村中学调到县城中学的经过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竟觉得如同唱戏一般，真是人生路如戏呀！我正是：

雄鸟试飞腾，欲翔天九层。

长安居若易，还有香山人？

三个第一

校长经常在全校教职工会议上板着脸对大家说：“当教师吃的是一碗红脸饭，你不要指望当上教师，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蹲在那里吃现成饭了。”学校是充满竞争的地方，教师之间不但有竞争，而且竞争得相当激烈。尤其在城里的学校内，教师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校长的说法只不过是艺术了一点。我既然调进了县城中学，就必然要参与教师之间的激烈竞争，想不参与竞争是不现实的。不是说“竞争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吗？既然是动力，我也必然被这种力量推动，不得不参与竞争。今天回想起来，我在竞争中虽然饱尝甘苦，但也颇有收获。我曾经获得了三个第一：

第一个第一，是我在该校任班主任工作期间，获得一次集体广播操竞赛全校

第一名。

涟水二中每年秋冬时节都要举行一次集体广播操竞赛。广播操竞赛的得分不但纳入文明班级、先进集体考核，而且在竞赛中获取先进名次的班级还可以得到奖励。因此，各个班主任对集体广播操竞赛都是很重视的。

这一年秋天，全校的广播操竞赛又要开始了。竞赛通知发出以后，全校三十多个班级热烈响应、积极备战，都在力争取得最好成绩。于是，每天早操前、中饭后、下午课外活动的时间，学校的操场上便全是练操的队伍。各个班级在紧张地操练，操练的叫喊声、口哨声，队伍的口号声混在一起，震耳欲聋，响彻云霄。有的班级一直操练到下晚自习以后仍不收兵，仍然在操练，真是不获第一，决不罢休了。

这一学期，我任初一（4）班班主任，这个班被公认是全校最差的一个班级。正如同人所说：“这个班级是别人不要的一个班，被老王要来了；这个班级的几个教师都是别人不要的教师，被老王全要来了；这个班级的好多学生都是别人不要的学生，也被老王要来了。老王不是‘三要三不要’，而是什么都要！”尽管我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在我的班上，确实有学生进班后又走后门转到别的班级去的情况。于是，我公开宣布：“我对学生是来去自由：来者不拒，走者不留。要什么时候走，可以什么时候走；要什么时候来，可以什么时候来。”因此，我被领导人批评了。郑副校长批评我：“你对学生怎么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呢！”但是，我仍然坚持我的做法。我很清楚，在这样的班级当班主任是吃力不讨好的，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吃多少苦头，不但评比文明、先进和你无缘，而且你别不想领导人见到你的时候有一句好话。这样的班级和同轨班级比考试成绩，能够不得倒数第一，就已经很不正常了，你还能和人家比什么呢？不过，我也不能各项工作总是倒数第一呀？虽然我没有办法和你们比文明、先进，但可以和你比做操啊。广播操竞赛来了，我就和你们比比看，看我能不能在广播操竞赛中不再是倒数第一名。于是，我也抓紧练操，准备参赛。

各个班级练操，都是在学校操场上进行的。因为操场很小，根本容纳不了那么多学生同时做操，所以，我就到校园外面去找地方。我找来找去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涟水县中华会计培训学校的院子里。会计培训学校在我校南边的一条巷子的东头，院门旁有一栋三层楼房，楼房后面还有一栋楼房，两边有围墙。在两栋楼房之间是一块平坦的场地，很适合在那里做操。会计

培训学校最近不上课，正好让我们去操练。我暗自庆幸，别的人怎么就没有想到有这么个地方呢？

我带着学生来到中华会计培训学校。进门后，我不忙操练，而是先给同学们讲周恩来总理关停北京手表厂的故事。我说：“周恩来总理每一次出国，手上戴的一定是国产表——总理从来不戴外国手表。有一次，他到埃及开罗参加国际会议。会间，总理正在考虑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时，忽然发现手表不走了。总理气得把手表拉下来往地上一掷，回国后，立即命令生产该表的北京手表厂停业整顿。北京手表厂被停业之后，全厂人闭门思过、潜心研究，经过三年苦干，终于重新生产出精美的北京手表来。这种手表，一直到今天仍然在国内领先。这就是总理倡导的‘面壁十年图破壁’的精神。周总理对国家体育运动员也是这样要求的，要求他们‘埋头苦练，不张声势；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们应该学习这种精神，刻苦练习，也要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还对同学们说：“我们这个班是人家瞧不起的班级，人家说我是‘三要’班主任。虽然人家瞧不起我们，但我们自己绝不能瞧不起自己。我们在这一次广播操竞赛中一定要拿到先进名次，一定要露一手给别人瞧瞧，绝不做孬种！”我是在用激将法，激励学生，鼓舞士气，树立争取胜利的信心。学生被我激励之后，信心大增，都横下一条心来：不拿下先进名次，誓不为人。

我按照规范，对学生严格操练。每做一个动作，都要反复练上几十遍，不练合格，绝不罢休。我便买了一台小型扩音机，让同学们跟着唱片一起练习。同学们的积极性高涨，每一个动作练得腰酸腿痛也不停止，不符合标准，绝不休息。每天，从下午第二节课开始，一直练到放晚学的钟声响过以后，还要坚持再练一下，一直练到天完全黑了，这才陆续回家。有的同学回到家里后又接着再练。家长对我说：“我家孩子在家里也练操，练得都废寝忘食了。”后来，我叫班干把走读同学的书包全拿到这里来，练操以后不回学校去，就在这里放学。

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两个星期的刻苦训练，同学们做操已经做得相当标准了。于是，我便进行编队、队形、集合、进场、退场、步伐操练。我把全班学生排成四路纵队，男女同学分别排列成行。又挑选做操做得最好的四个小同学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领队，这四个小同学高矮一致，模样相似，精神抖擞，都是解放军的战士一般。我实行军事化训练，把在过去参加军训时从部队那里学来的操练条令全都用上了。

广播操竞赛的那一天下午，秋高气爽，艳阳明丽，全校各个班级的学生全部穿上校服，排好队伍，参加比赛。我们班的队伍最早到场，整齐地站在规定的地方待命。比赛出场次序是抓阄儿决定的，我抓到了一个倒数第二的次序，同学们不大高兴，对我说：“这要叫我们等多久啊？”我却对同学们说：“我抓的是最佳号。这体操竞赛出场次序和普通话比赛出场次序是一个样子，倒数第二号和正数第二号最佳，其余的号码都不如我们好；同学们，老天爷也在帮助我们呀！帮助我们取得最佳成绩，帮助我们拿下最高名次。”简单的入场仪式之后，各个班级的体操表演便依次进行，一个班、一个班过去，我们一边看着人家表演，一边在静静地等待着。

夕阳西下，天色傍晚，终于轮到我们初一（4）班出场了。我们班级憋足了劲的60个初生牛犊，遵照司仪的指令，合着广播操的乐曲声，昂首挺胸、步伐一致地走进了赛场。当我们班级的学生刚步入赛场的时刻，立即吸引了每一个观众的眼球。有些已经离场的师生又回来了，回来看我们班级表演。全场一下子镇静下来，全校师生都静静地看着我们班级的入场仪式：四路纵队，四个人一排，十五个人一行，精神抖擞，步伐一致，动作整齐划一；臂膀摆动角度一样，抬高一律，所有同学一个姿势。特别是走在最前面的四个同学，一样的面容、一致的高矮、一式的服装、一律的动作，如同一个人一样。毫不夸张地说，同学们出场的阵容，简直如同军队的步伐一样整齐。全场被震惊了，评委被震动了：想不到这个班级，竟能走出这样威武整齐的步伐来。有的人在啧啧称赞：“你们看，这个班级的步伐，简直和国庆50周年阅兵式的队伍一样。”

我们的入场式表演完毕，接着便是编队表演和广播操表演。同学们的操做得也是整齐划一，姿势优美，几乎和电视屏幕上做操的画面一样。听到的全是赞誉，没有半句指责、批评的话。我们的队伍，退场的时候，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我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乘机瞟了一下各个评委对我们班的打分情况：六个评委组，竟有五个打了最高分——100分，而另一个组虽然没有打100分，也打出了99分。我再看看别的班级得分，得分最高的班级也就是一个100分，而更多的班级是一个100分也没有，甚至有的班级被打了五六十分呢。

比赛刚刚结束，体育组组长朱从璧高举着讲义夹子使劲地摇着对我喊道：“老王，还不赶快买烟，得了全校第一名能不买烟吗？”我答道：“有！”说着赶快跑到学校商店去买了六包“阿诗玛”，递给了他。当即，学校广播公布比赛名次：